

# 弥勒造像中的帝王化因素

高金玉

(盐城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江苏 盐城 224002)

**摘要**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帝王——圣君观念根深蒂固,尤其是魏晋南北朝的动荡社会使得人们对圣贤君主的企盼更为迫切。这种情绪与愿望落实到佛教的未来佛弥勒菩萨造像上,便形成了弥勒造像的兴盛。唐武周时期,弥陀净土信仰极为盛行。这既是时代潮流发展的必然趋势,也与武则天的扶持和政治利用有关。

**关键词** 弥勒 造像 帝王化

中图分类号 J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577(2010)03-0036-04

弥勒是中国佛教造像中特殊的造像题材。弥勒菩萨或弥勒佛在佛教中的身份比较特殊,既是接替释迦牟尼佛的未来佛,又是补处菩萨,因此,弥勒时而是身披袈裟的佛,时而是佩带璎珞臂钏、衣着华丽的菩萨。

中国现存最早的弥勒造像中,陕西三原出土、今藏于日本东京藤井有邻馆十六国时期和故宫博物院东晋时期的两尊金铜立像,完全继承了犍陀罗弥勒造像特征。而在不久以后的北凉时期,中国艺人发挥自己的想象力,造像形式逐渐中国化,改成了交脚弥勒菩萨造像形式,唐以后的弥勒造像形式大多是以佛的形象出现的倚坐像。五代后梁时期,人们依据浙江奉化契此和尚奇异行迹和他所说“弥勒真弥勒,化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之偈,认定这位身背布袋,面带笑容,肚子胖大,四处化缘,能测祸福,随处坐卧的胖和尚就是弥勒佛的化身。因此,就按照他的模样塑成弥勒佛像,置于天王殿正中,受人膜拜。这种形式从五代开始流行,到明时已成为每个寺庙的固定规制,形成了中国化的弥勒佛形象。此后,交脚弥勒菩萨、倚坐弥勒佛的造像逐渐消失。

经文中弥勒造像的出现与弥勒信仰的传播

有着密切的关系。弥勒信仰由弥勒上生信仰与下生信仰两部分组成,包含了三层内容:一、弥勒信仰是佛教的未来佛信仰。二、释迦牟尼涅槃后,弥勒上生兜率天,以天主的身份为那里的菩萨、天人说法。三、弥勒的下生,意味着未来世界的光明和幸福,意味着救世,也意味着人间净土的建立。不过,弥勒的下生是以转轮王的出现为前提条件的,所以弥勒下生信仰又与转轮王信仰密切联系在一起。这样,弥勒信仰的诸多含义造就了弥勒形象的亦佛亦菩萨的特征,上生天国时为兜率天主,下生人间时又有转轮王的介入,使得弥勒形象带上世俗社会的帝王君主的某些色彩。

如果留心观察就会发现,在敦煌、云冈、炳灵寺、麦积山等著名石窟中,最多的弥勒造型是交脚菩萨的造型。交脚弥勒的造像形式十六国时期就在西北地区的石窟中出现。如敦煌 275 窟中有北凉时期的交脚弥勒菩萨造像;254 窟有北魏时期的交脚弥勒菩萨造像;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的 13、18、137、138 窟中都有交脚弥勒菩萨造像。在 6、7、10、21 窟也有头戴宝冠的交脚弥勒菩萨造像。这些造像大多身着菩萨装,带项圈或璎珞,下身穿着大裙,头上是高高的宝冠。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弥勒造像,交脚坐姿与头戴宝冠为其最重要

的造像特征。

季羨林认为:“连中亚新疆一带直到中国内地许多壁画和雕塑中的交脚弥勒菩萨,也都是受了波斯的影响。古代波斯萨王、中亚帝王、贵族坐着的时候摆的就是这种姿势。”<sup>[1](P.14)</sup>顾森曾提出:“同为交脚坐,在西域地区是一种常见的坐式;而从敦煌往东,则是有明确身份的坐式。换言之,流传于域内的交脚坐式,属于敦煌系统而非西域系统。”<sup>[2](P.116)</sup>也就是说交脚坐姿来自于波斯萨珊王朝的帝王造型,西域系统的交脚坐式到了中土则又被改造成一种具有新的含义的坐式。

关于弥勒菩萨的宝冠,依据佛经所载,当弥勒化生兜率天时,其宝冠有百万亿色,每一色中有无量百千化佛。敦煌的弥勒没有印度弥勒菩萨的头饰,却戴有宝冠,宝冠上不仅有化佛,还装饰着类似波斯萨珊帝王的皇冠标志——仰月或日月。魏文斌认为:仰月或日月形装饰在波斯萨珊王朝的王冠上非常普遍,可见这是萨珊王冠上的特有装饰,而且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sup>[3](P.232)</sup>之后又陆续出现了“改良”过的宝冠,例如炳灵寺 132 窟的弥勒菩萨的头饰,被设计成由几片莲花花瓣形状组成的宝冠,这种宝冠在巩县石窟的第 1 窟南壁西侧上层北魏“礼佛图”的帝王头上以及内蒙古托县博物馆藏的“北魏王冠”上也可以看到。魏文斌同时认为:佛教造像中大量接受了波斯式日月冠饰之后,随着中原风格的传入敦煌而影响过来。理由是:一、龟兹地区的壁画和塑像中,几乎没有出现带有日月冠饰的菩萨像,敦煌最早的北凉三窟的菩萨造像虽然具有浓厚的西域风格,但没有日月冠饰;二、北魏以后的北朝时期,日月冠饰在敦煌十分流行,且与云冈一致。姜伯勤先生在考察莫高窟的日月装饰时,也认为这是来自波斯或与粟特人有关的图像。如莫高窟第 275 主尊交脚弥勒现已残的头冠上就有仰月装饰;隋 420 窟西壁南侧菩萨像,中间一尊有日月型头冠;隋 401 窟西壁龕内北侧右第一尊亦有日月型头冠。所以这种冠饰应是直接从西域传入敦煌的,也是受萨珊王朝冠饰影响的结果。因此,交脚坐姿、仰月或日月宝冠,都融入了中国传统的帝王“圣王”观点:菩萨即帝王。

由北凉到北魏、南梁王朝,交脚弥勒菩萨造

像逐步增多,云冈第 9 至 19 窟的 10 个洞窟中,小型的交脚弥勒菩萨造像约有 70 多尊。稍后,在一些小型单座造像中,出现了身着佛装的弥勒造像,更加强调了弥勒的未来佛身份。如 1949 年陕西兴平出土的北魏皇兴五年交脚弥勒石像,有莲瓣形背光,长方形佛座,佛像交脚坐姿,面相圆实,双手作转发轮印。佛像衣纹细密整齐,紧贴身体,具有印度艺术风格。北魏迁都洛阳以后,汉化程度日益加深,洛阳龙门石窟中,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弥勒崇拜。据统计,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至孝明帝武泰元年(528)的三十三年中,龙门石窟雕凿的 70 尊本尊造像中,有 28 尊是交脚弥勒造像,超过造像总数的三分之一还多。<sup>[4](P.81)</sup>所以,弥勒造像与北魏、南朝的帝王们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借助历史资料,我们可以理解交脚弥勒菩萨造像在魏晋南北朝时受欢迎的原因。

《佛说弥勒成佛经》中所说的兜率天和弥勒佛国是一个美妙的世界,这里人常善心,恭敬和顺,并且年年五谷丰登,树上生衣,随意取用,山喷香气,地涌甜泉,明珠宝柱,照耀通明。如此的光明美满,使得广大信徒们对弥勒特别崇拜,符合信徒们渴望转世到弥勒净土的要求,在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于普通百姓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公元 6 世纪前半叶,弥勒形象出现了一次大的变革。身着佛装的倚坐像取代交脚像而成为弥勒主要形象特征,并一直延续到唐代以后。倚坐弥勒像在龙门石窟最早见于古阳洞本尊佛座北侧小龕中,尔后倚坐像成为唐代弥勒佛的固定形象,并逐渐程式化。宾阳南洞,惠简洞及万佛洞中的倚坐像均有铭记,可佐证倚坐式是唐代弥勒佛的定式,这也是区别于其他尊像的最显著特点。

佛经中的未来佛、净土世界与转轮王之间形成的是一个互为条件的链条,缺一不可。佛经把弥勒菩萨与转轮王的“捆绑”,必然会影响到佛教造像艺术的形象设计。而弥勒下生信仰,即弥勒下生人间并建设美妙人间净土的思想,因其具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富足的生活用品、极高的道德水平、清明和平的社会环境而吸引了大量信众,拥有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力。

唐及武周时期,武则天多次敕令修造净土信

仰的尊像,以利于自己的政治统治。现存的石窟,如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龙门石窟、炳灵寺石窟等,都有相当数量的唐窟龕及净土造像,尤以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开凿的窟龕最多。武则天崇信弥勒,直接助长了民间信奉弥勒的社会风气。仅龙门石窟,就有多铺以弥勒佛像为主尊的造像。武则天对弥陀净土信仰的认可与扶持,有助于她赢得更多社会群体的拥戴和支持,对其政权的巩固和稳定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武则天时期著名的弥勒造像有:武周年间(690~704)开凿的龙华寺,东壁坛上造像三尊,弥勒居中,跏趺坐于须弥座上,左手下垂,展掌伸五指抚左膝上,右臂下垂置右膝上。武周时期开凿的擂鼓台中洞,正壁坛上一铺三尊像,弥勒居中而坐,像高1.55米,双腿下垂,坐须弥座,二菩萨像赤足侍立于主像两侧之莲座上,下有莲茎与主像莲座相连,左边的菩萨头部和腹部残毁,倚斜站立,面向弥勒。武则天时期的弥勒造像龕中有二例造像组合较为特殊,其一为摩崖三佛龕。中尊为倚坐的弥勒佛,左右两侧有二跏趺坐佛。此种以倚坐佛和二跏趺坐佛为主尊,立佛为胁侍的群像组合,明显的是在凸显弥勒佛的特殊地位。这种造像组合形式在国内石窟中罕见。此龕之雕凿为武则天当政时期,作此表现,应在呼应自称弥勒下生,位居人尊之崇高地位的武则天。

另一特殊造像组合为双窟,北洞本尊为释迦牟尼,南洞为千佛题材,后壁本尊为弥勒佛。中国的帝王观念早已把神、圣人和王者糅合在一起,这也就能够解释当佛教刚刚亮相中土,时人便把佛陀解释为:“佛者,谥号也。犹名三皇神、五帝圣也。”因此,弥勒菩萨作为王者风范的造型能够遍布于中土的佛教石窟,尤其是皇家石窟,就在情理之中了。

武则天时期的龙门弥勒佛像特点有三:一、以褒衣博带式袈裟为多。这种“褒衣博带式”佛衣样式是佛教造像民族化的典型代表。二、在佛教造像上女性化、世俗化倾向开始明显。三、武则天时期龙门石窟中的弥勒佛像较前期的弥勒造像高大。

2006年10月,清河县谢炉镇陈二庄村村民在村南取土时发现一尊石佛像,发髻稍残,肉髻螺

发于头顶盘结高束,面形方圆饱满,眉目舒长,直鼻,口唇微闭,腮颊丰盈,大耳丰硕,著右袒袈裟,露胸,尽显饱满健壮的胸肌。左衣襟腹前斜绕,紧裹细腰,伸于右腋之下;右衣襟过右肩自然下垂,掩住左襟。胸前、肩肘及腿部的衣纹简洁流畅,帛带自右肩下垂搭于右臂,右臂曲肘上举,右手已失,左臂微曲扶左膝,手背饱满圆润,手指细长,结跏趺坐,左腿叠压右腿,左足底向上,足趾饱满丰盈,雕琢精细。体型胖瘦适度,虽有袈裟遮盖,依然可见躯体的丰满健美。佛陀仪态丰厚安详,衣着简洁大方,而眉目口唇间所展现的女性气质更显雍容高贵,令人肃然起敬。<sup>[5](P.59)</sup>

此佛像所呈现出的女相特征值得关注。垂拱四年(688),武则天以太后称制建造万象神宫,“凡三层:下层法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上为圆盖,九龙捧之;上施铁凤,高一丈,饰以黄金”,<sup>[5](P.61)</sup>赫然将铁凤置于九龙之上,彰显其女权的至高无上。天授元年(690),“东魏国寺僧法明等撰《大云经》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制颁于天下。”<sup>[6](P.89)</sup>武则天即“顺应天理”颁诏改唐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作为回报,则天皇帝“以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sup>[5](P.61)</sup>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自北魏以来的建寺、立塔、造像的新高潮,所供奉的佛陀自然而然地成为则天皇帝的女性形象。于是,武周时期的女相佛陀,有理有据、名正言顺地端坐于各种佛寺、道场,供人们顶礼膜拜,所以清阳出土的这尊佛像正是武周时期女权盛行的有力物证。

初唐高僧道宣曾说:“造像梵相,宋齐间皆唇厚鼻隆目长颐丰挺然丈夫相。自唐来笔工皆端严柔弱似妓女之貌,故今人夸宫娃如菩萨也。”<sup>[7](P.56)</sup>惠简洞也是弥勒佛女性化特质流露的代表。

惠简洞高4.25米,宽3.5米,进深2.7米,是咸亨四年(673)西京法海寺惠简法师所造的皇家洞窟。窟内造弥勒九尊像。主尊是倚坐的弥勒,高3.1米,螺形发髻,着褒衣博带式袈裟,轻薄贴体,衣褶简洁清晰。双臂曲肘,自然放在大腿上,右手掌抚右膝,左手残毁,圆形头光,背光作靠背状,浮雕呈几何纹饰,面部丰满圆润,嘴角微翘,似呈微笑状,眉修长,双目宁静含蓄,雍容大度,一种

慈祥而温柔的面目表情表露无疑,女性的气质极其突出,令人觉得可敬可亲。惠简洞南壁靠近洞口处,有一则造像题记:“大唐成亨四年(673)十一月七日,西京法海寺僧惠简,奉为皇帝、皇后、太子、周王,敬造弥勒像一龕……伏愿皇帝圣化无穷,殿下诸王,福延万代。”由这则题记可知,这是长安法海寺主持惠简法师将弥勒佛的相貌女性化,是为迎合武则天,为她当女皇帝制造宗教神学预言的。宫大中的研究也指出了这一点:“武则天被立为皇后并逐渐参与朝政以及武则天执政时期,龙门的弥勒造像出现空前绝后的盛况。除了弥勒造像的激增以外,女性化的佛像也层出不穷。”<sup>[8](P.529)</sup>弥勒佛像的女性化,无疑是依据武则天的形象加以美化塑造而成的。

武则天时期,龙门石窟中的弥勒佛像较前期的弥勒造像高大,那是因为佛教认为,在人心向善的世代,人们都长得高大,寿命也长;十恶泛滥时,人便长得矮小而短寿。龙门北魏时期崖壁上的交脚弥勒像高 0.90 米;古阳洞太和十九年(495)的尉迟龕主尊交脚弥勒菩萨高 1.00 米;武则天时期的惠简洞本尊弥勒佛高 3.10 米;摩崖三佛主佛弥勒像高 5.90 米,都非常高大。大,是对宗

教含义的形象化表现,是对六朝传统的继承,也是唐人在艺术上所崇尚的风格取向。这在习惯了伦理本位与天人感应观念的中国人,是很容易接受的。他们相信未来的人类是高大的,本来就超绝常人的佛当然就更雄伟无比了。

#### 参考文献:

- [1] 季羨林.弥勒信仰在新疆的传布[J].文史哲,2001,(1).
- [2] 顾森.交脚佛及有关问题[J].敦煌研究,1985,(3).
- [3] 魏文斌.也谈仰月、日月菩萨冠饰——以麦积山石窟为例展开[J].敦煌学辑刊,2007,(4).
- [4] 宫大中.龙门石窟艺术[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
- [5] 张丽敏.清河出土的武周时期女相佛造像探究[J].文物春秋,2008,(6).
- [6] 段塔丽.武则天称帝与唐初社会的弥勒信仰[DB/OL].中国典籍与文化, cnki.net, 2010, 3, 20.
- [7] 欧阳启名.弥勒菩萨造像变迁过程中中华思想的融入[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5).
- [8] 宫大中.龙门石窟艺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李开荣)

## The Statue of Imperial Maitreya

Gao-Jinyu

(Yancheng Normal College, Yanchen, Jiangsu 224002)

**Abstract:** The Buddha statue, maitreya statuary rise in China, also generates the emperor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saint king notion. Especially the social unrest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made people more pressing for the monarch, the emotion and desire to carry out Buddhism future Buddha maitreya bodhisattva statues, and formed a statue of maitreya. TangWuZhou period, MiTuo pure faith was popular. Through sorting out and analyzing the land, Wu Zetian period of popular religion is an inexorable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end of the Times, and the political and support of Wu.

**Key words:** Maitreya; Statues; Emperor